


 刊头摄影:杨国美  
 题字:赵守阳

## 和谐之声

## 远去的稻田

○王旭

我刚进城的时候,小区在城东一条国道的东边。小区虽然不大,但很出名,因为在那个年月,属于万元户的富人区。小区的南面是市农科所的试验田,四周围着两米多高的铁丝网,是不让别人进去的。我每次出去或者回来,都要从这块试验田旁边的田道上经过,每次都能看到它耕种的情况,都是夏季种水稻,冬季种麦子,与老家的农情没有什么两样。又因为这里是农科所的试验田,总觉得长出来的稻穗麦粒要比老家的大些、重些、饱满一些,所以我对这块农田特别上心。

这样的日子没有长久。城市化进程在日夜不停地向前发展,农科所的这块试验田,很快失去了它的立足之地,让给了建筑。一栋栋华丽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,一下子使我从自家阳台上观天、看云、看风景

的范围小了很多。但是,这与我并没有太大的关系,我还有另外一处稻田在乡下的老家。我想它的时候就能回去,看看一望无际的秧苗、随处可见的稻花。在稻子成熟的季节,还能学着稻子做一个成熟的人,遇事谦和低调,低头感恩不张扬。甚至我还可以和父母一起,打一场说收就收的稻子,熬一碗大米粥,米汤里飘着满满的清香!

现在,因为老家离城较近,原先的稻田都流转了出去。有的养鱼,有的养蟹,有的种上了莲藕、西瓜,还有的被搞成一家山羊园。邻村的稻田也是,被当成旅游农业开发了,到这里可以亲子采摘新鲜的草莓和水蜜桃,是最受城里孩子欢迎的打卡地。而我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水稻田,却像一只远去的小船,永远消失在

他们的世界里,却又永远牵挂着我。

我的童年,确切地说,是和那些稻田麦田永远分不开的童年。读书的时候,星期天都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,就是为了多挣一点工分,减轻家里的负担。农忙的时候,学校每年都放假。记得第一次和小伙伴一起下地,是在家长们带领下开始的,分不清水稻和稗子的区别,就像现在分不清麦苗和韭菜的城里孩子一样,是一个彻头彻尾的“农盲”。但是,毕竟都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,哪有准许你“分不清”的特权。和母亲一起劳动的叔叔婶婶们,马上会在一招一式中教会你。所谓的稗子,就是比秧长得高一点,杈叶处多一络茸毛而已,就成为我们竞相消灭的对象。老大的一棵被一双稚嫩的小手拔了起来,那张粉嫩的脸一定是涨得红通通的。接着还学大

人的样子擀臂一甩,把稗子扔到田埂上等太阳晒死它。否则,如果处理不当,它还会在另一处活着,照样消耗稻田的营养,最终影响水稻的产量。

那个时候的劳动,几乎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必修课。农事对于我们来说,就是习以为常的事。尽管很苦很累,但痛并快乐着。每每看到一些收成,因为我们的劳动和汗水,被收获装进了粮仓,整个村庄都是欢腾的,我们的心中也荡漾起幸福涟漪。

远去的稻田,像一条流过的河,它斑斓的色彩,温暖过岁月、丰满过人生。每当我想起它,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
远去的稻田,仿佛一封写满历史的信,每一段都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缩影,记住它,才懂得来时路!

## 平凡人生

## 书信

○张桂荣

父亲的忌日到了,忽然想起了父亲,想起了要为父亲写点什么,不为别的,只为纪念,寄托我的一份哀思。

从小与父亲的交流很少,一是因为他的严厉,我怕与他交流;二是因为我的倔强和不善于表达,我无话与他说。但离家读书后,我与父亲的交流多了起来,只是交流换了一种方式——书信。

至今家中仍保留着一箱书信和日记,其中不少便是我与父亲的通信。而羞于当面表达的,我将好多至今听来仍显矫情的话,放在日记里讲了。

读高中时,青春叛逆的我离开了家。与父亲的接触是每月四天的月假,中途的联系全靠书信,但给父亲的信很少,偶尔的几封也是学校要大米了、要交伙食费了之类。父亲常常在收到我的信后不久,送来米和钱。偶尔他也会回封信,告诉我家中忙,要等上两天,除此之外,信中多是些勉励我学习的话。

依然记得在异乡读高中的某一天,天快黑了,父亲骑着自行车,驮着米,突然出现在我宿舍门口。可能是因为农忙吧,他说了句,“怕第二天下雨,得赶回去脱粒”,放下米就走了。我发现了一封信,他在纸上写了四句打油诗,其中头两句我依旧记得:校门座座朝南开,所所学堂育人才。还是勉励我的话。

到南京求学后,我与父亲的书信往来变得频繁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在家乡的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父亲看到后,来信说,姓名相同,文章内容也有点像,问是不是我写的。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,父亲在信中鼓励我多写。我又将先前在省城一些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复印了寄给他。其后,我放假回家,村子里不少人见了我都夸我了不起,是个文化人。原来是父亲拿了刊有我文章报纸后,在村里宣传开了。现在想来,我仍能感受到父亲当时的骄傲和自豪。

父亲不想工作之后,我便开始与文字打交道,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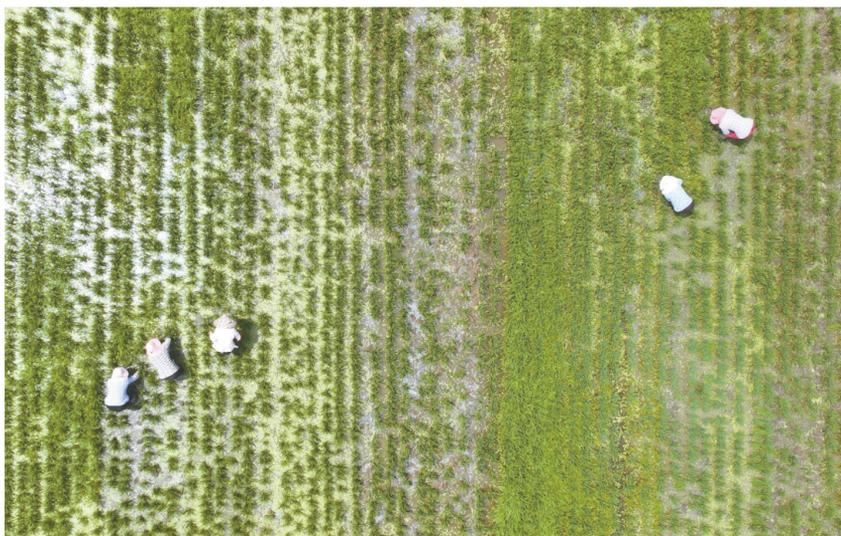
父亲每次进城来,不逛街,不看电视,而是径直去我的书房。戴上他的老花镜,将我办公桌上的报纸一张张、一版版地翻个遍。那天,我进房间叫他吃饭时,无意中看到了他不自然的表情,我又瞥了一下他看的报纸和文章,立即明白了一切——原来,不善言辞的我,将自己以前对父亲的不理解和如今对父亲的感恩之情写进了文章,父亲读后产生了共鸣……

那天,我在整理车库时,无意中翻出了那些尘封的旧报刊,心中又产生了一种写作的冲动,是的,我得提笔写点东西了,得为父亲写些纪念的文章了。但一种悲凉很快盈满我的心头——现在纵然我写出再多的文字,父亲也看不到了。

## 漫画



科学运动 王鹏 作



盛夏农忙 殷潮 摄

## 生活素描

## 窗前的绿

○邵玉田

窗前没有明显的香味,也没有惊艳的色彩,只有一片绿给了我心安的格调。那片绿,散落地、内敛地、清清爽爽地摇曳着,散发出岁月静好的气息。

苏轼说:“可使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我这里,窗外有绿树,厨内有佳肴,每天坐在电脑桌前于键盘上敲出心中欢喜的文字,不也是日常生活一种小美好?

说到窗前的绿,我曾经发过一篇散文《101棵树的故事》。开发商玩“狸猫换太子”的骗术,以瘦弱的101棵树苗,替代了售楼处承诺的“屋顶花园”。想象不到,开发商无义,草木却有情。窗前的这101棵树,带着一种卑微、坚信:“一灯能破千年暗,一智能灭万年愚。”拼命也要为居住在这里的

业主作一个交代。

这篇文章讲述了六年前的事情。如今,不知不觉,又走过了八年。在悄然而过的时光里,101棵树——窗前的那片绿,春天新叶在风中闪亮,夏雨时翠嫩茂盛,秋风“翻飞未肯下,犹言惜故林”,冬阳里树叶涂满了温暖的色调。后来栖息的鸟雀多了,林子里闹腾起来了,那片绿时而被不同层次的色泽、不同高低的摇曳烘托而起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,那片“绿”渐渐洋溢出拙朴厚重的韵致。但不深不透,时间才刚刚开始。尤其是,生长在屋顶这样的特殊环境,当初还是一棵棵小树苗时,物业时有人爬上土培土浇灌,补充水分。等到树长大了长高了,物业也换了,那些树,就这么隐忍地生长着,且一直保持着静默。

我与窗前那片“绿”的守望,也是静默的。

我想,植物的世界一定有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和属于它们的文明。

我只有欣赏它们的选择,却无法通晓它们的语言。记得易中天在《读城记》中说:“树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精神和智慧。”我见证着它们的生长过程,惊叹这些树、这片绿挺拔的意志……

如果从我2001年退居二线转身写作算起,到今年已经超过二十年。读书、写作,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。一边写作,一边有窗前的“绿”做伴,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,从而将心扉完全打开,任其随着键盘上跳动的指尖,收获一份人生的回味和积淀。

## 往事如烟

## 消失的母校

○陈寅阳

我的全日制读书生涯,始于乡村,终于县城。学制也很清晰:小学五年,初中三年,中师三年,称得上母校的学校共有三所。至于工作后参加自学考试的主考学校,虽徜徉于随园校区多次,和几个老师也有数次书信往来,但不敢忝列其中。借乎我就读的这几所学校,小学、初中已停办,原地空余旧校舍,有的已门楼倾颓,墙垣朽败,后读的初中亦已易址盐城,改头换面,原址变成居民住宅区。说来伤感,我的母校都已消失。

人生第一所学校是小学,位于那个叫陈坎的庄子北头,教室是土坯房,茅草顶,东西向两排,南北向一排,位于一个高墩子上。我家居住于南头,学校离家千余米,在儿时的我看来,每天上学的路途是那么漫长、遥远。但也有乐趣,一群群乡野小孩子,屁股上挂着小书包,那书包条件好点的,是买的黄帆布包,大多数是用剩的碎布拼成,每天嘻嘻哈哈,打打闹闹,成群结队,上学放学。遇到下雨天,泥泞的“东大路”上,赤脚蹒跚着一群泥孩子。赶上收获季,路上晒满了麦秆、稻糠,寒几趟跑,打几个滚,一路充满着快乐的笑声。

我入小学时,学校还办有初中,叫戴帽子初中,据说还办过高中。上世纪八十年

代中期,办学体制改革,每村办完小,相邻几个村联合办初中。其时分田到户不久,农民的办学热情空前高涨,遂扒掉了所有土坯房,集资建起砖墙瓦盖的走廊教室,建起了院墙,新建了校门。一所小学校,一个供销社,一座大中队,构建了一个村庄的政治文化中心,书声琅琅,人来人往中见证了小村落的繁荣。农村的落寞自学校始,随着出生人口逐年萎缩,村小由完小而复式,而初小,最终彻底停止办学。

五年河东,三年河西。读完了小学,便要到串场河西的初中去读书。学校曰丰唐,位于国道旁。初中三年加之我后来在此教书六年,这是我待得最久的一座校园。名为中心初中,实为周边几个村联合办、双轨制。六个班,以每年考上若干中小专名震周边数县。中专虽“小”,但转户口,是国家干部。学校不大,有平房三五排,杂树数十株,前面两排是教室、办公室,最后一排是教职工宿舍,护校河是厨房,校园西侧是三十周年校庆时校友捐资兴建的校友林。最前面是泥土操场,一到暑假,青草疯长,操场一泥,教室门前长着一棵大榆树,与学校同龄。一棵大榆树与一片校友林见证了一代代少年的成长,也是一代代学生心中的图腾。这所学校

承载了父亲、二叔和我兄弟两人的读书梦想,父亲成绩甚好,但祖父去世早,家贫,读至初二便辍学回家务农。至今父亲仍耿耿于怀,引以为憾。

去年,初中母校也停止办学。最近几次路过校园,但见人去楼空,繁华落尽,唯余荒草。

读师范,做教师,是我们这一代农村孩子跳出农门、进入体制的重要途径。至于化作春泥更护花、奉献乡村教育等,那是后来附会的神圣意义。我的最高全日制学历自阜宁师范,从此中师范便是我一生的重要标签。那时候的阜宁师范,位于阜城大街西,城东的阜宁中学与之遥相呼应。一条射阳河、一条阜城大街,大略构成了阜宁城的模样。阜宁师范这样一所中专的加持,使得阜宁县城似乎高人一筹,至少在十几岁的我的心目中,是这样认为的。彼时的阜宁师范,颇有高等学府的风范:宽阔端庄的大门,高大肃穆的行道树,正中一座二层苏式建筑,是学校的行政中枢所在,环拥前后左右的是白色实验楼、图书馆、两座红砖教学楼。再往后是学生宿舍,掩映于水杉林中。以一条小河相隔,河北便是大片的农田与散落的民居。

甫入师范读书,触目的皆处处“惊

心”,诸多的第一次,颠覆了少年的认知。入学第一个月,适逢庆祝第一个教师节,学校礼堂的盛大典礼,至今历历在目。熙熙攘攘的礼堂,高谈阔论的宿舍,日日不辍的“三字一话”,每周看一次电影,让我深怀惊讶与兴奋;书还有这么个读法。那时只知道自己继续把书读着,全然没有职业意识,全然不知三年后,孩子将成为孩子王!学校大了,各种风格的老师都有。音乐老师似诉平生不得志的琴声,美术老师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写意,文选老师率尔顿足拦道哭的讲解,语文老师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诵读,培养了我们将来为教师的职业能力,奠定了我们教书育人的职业基础。三年后,盐城北五县的乡村大地上,多了我们这样一批新鲜的小先生,担负起了传承的重任。时至今日,有的人已经远远行,少数人另谋稻粱,大部分仍在三尺讲台。

人生海海,倏忽过半,年与时驰,常常会回忆,有时被感动,偶尔竟流泪。见过了不少物是人非,似乎习以为常,有些“是”“非”却教人念念不忘。一如我的这些母校,伴随了我的懵懂、青葱成长。消失的是学校,那个校名、那片土地却不会消失,永驻心间。

## 心有余香

## 果小义厚

○高新东

盛夏的黄昏,看落霞流彩长天,任温热晚风轻拂面庞,心头似乎总有一种念想挂在远方,且笃定不囿于内心的清凉。

傍晚时分,接到快递小哥的电话,说是有我的一个快递,存放在小区门口的超市里。正在纳闷,最近并没有买什么东西,怎么会有快递的?一会儿老潘的电话进来了。说他从老家寄来一箱荔枝给我尝尝。

“世间珍果更无加,玉雪肌肤罩绛纱。”这是源于太平盛世的奢华。我的眼前立即呈现出红中带绿、剥皮后雪白娇嫩的荔枝画面。

晚上加班结束回家时,我匆忙把一箱荔枝搬回家,又迫不及待地打开。我剥开一颗荔枝含到口中,嫩甜中带着微微苦涩,轻轻一嚼,汁水瞬间浸满整个口腔,甜蜜也漾满整个心房。品尝之余,我竟联想到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,红色的荔枝壳似红脸关公,白色的荔枝肉似白面刘备,黑色的荔枝核似黑颜张飞。这也使我回忆起我与老潘的友谊与往事。

老潘是一位乒乓球教练,老家在广州,我们俩因乒乓球结缘。品尝着他捎来的荔枝,想着与他相处的点点滴滴。我们之间因工作和地域关系,平常也很难见上一面,只是偶尔相碰,或我去广州,或他来大丰,一起喝喝茶,切磋切磋球艺,间或外边来了什么朋友,一起喝杯酒。品嚼着他千里迢迢寄来的荔枝,觉得全身被友情的美好包裹着、温暖着,这份情义好美好好。

现如今信息和交通发达,人们表达爱意和友情更加方便,然而有些人却看轻了这些表达。其实,爱情也好,友情也好,都需要保鲜。现代的物流,穿越篱下桑田,连接清风明月,让这种“保鲜”更加便捷,恰似老潘的率真与细腻,直抵我心。

荔枝,在我们小区门前的水果店也有得卖。但吃着老潘的荔枝,里面还有了浓浓的牵挂。

“千里送鹅毛,礼轻情意重。”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不在于礼轻礼重,而在于真诚与否,简单朴素的礼物往往更能打动人心,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纯洁,一如荔枝剥开后的晶莹剔透,愈显珍贵。